

宋文憲公全集

冊五

卷之三

七

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九

鄭仲昭字辭

詩云倬彼雲漢昭回於天說者謂雲漢天河也夜晴則天河明其光隨天而轉也雲漢然矣揆於心之靈明其有弗同者乎予友浦汭鄭君以漢爲名內翰柳先生字之曰仲昭間來徵予言予聞制字必有祝於是稽諸詩義而補之以辭

辭曰

五禮攸建冠爲之先備物祇事無一或誓筮期宿賓列器布筵弁間皮爵裳錯黃元組纓屬缺韎韜用延尊彝有禁柶解斯甄離肺充鼎乾肺實籩嘉爵旣祭工祝乃傳造字命辭厥義則宣維天有漢灝氣成川衝角奠軫貫乎宿纏夜翳旣斂若練在縣隨時運行素色連娟徵諸人心同此皦鮮森列萬象徧燭八埏出王游衍與天周旋有媯鄭君世胄蟬聯十世同煥義聞四傳君寶纘之僉曰象賢圖之回之家政爾肩泰之昭之先緒愈縣惟廉則礪惟溫則瑄處乎正中  
有赫其平漢名昭字佩服允堅一理是循顧諟匪偏相彼先民日夕乾乾一事或悖六鑿相挺君宜自勗弗懈益虔器服有銘在古則然敢補祝辭以代韋弦

趙廣字辭

浦汭趙志道氏衣冠之望族也有子曰廣來求予爲之字予謂廣之文從廣從黃廣則因广爲屋象對刺高屋之形而廣則諧聲也許慎以屋之大者爲廣實

有容受之義焉請以子容字之何如志道曰善矣乃爲之辭曰

人之隘也爾則廣之人之拒也爾則容之惟廣惟容吾將見爾德之豐

跋重刻吉日癸巳碑

趙之贊皇有吉日癸巳四字在壇山崖石間世傳爲周穆王書宋皇祐四年九月宋景文公自亳遷鎮陽過趙始遣人訪得之今劉莊者因鑿移郡廳筆力雄峭有劍拔弩張之勢其吉日字往往與周淮父鹵伯碩父鼎齊侯鏤鐘諸款識合實二千年奇迹也歐陽文忠公家藏金石遺文甚多其最遠者唯毛伯伯問二敦銘及此文而已趙明誠繼著金石錄獨以筆畫類小篆爲疑今用周宣王時石鼓文考之其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兼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爾明誠已信石鼓爲周人之書何獨於此而疑之耶濂旣手摹刻於浦陽山房恐人惑也又不得不辯

跋東坡所書眉子石硯歌後

右蘇長公所書眉子石硯歌一卷卷後題云開府密國公家藏文有跋文一通中引漳水野翁言甚悉末但書樗軒二字亦不著其名氏鄭君仲舒以讀者或未之知也持以相示俾濂得以詳識之濂按蘇公此歌爲胡闍作傳藻述公紀年其所爲詩歲月多可知獨在翰林日莫能定其先後蓋公以元祐元年丙寅十月十二日入翰林知制誥四年己巳二月三上章乞越州三月始得旨以龍

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此歌之作龍溪錢氏謂在元祐初年其必有所考矣密國公者金之宗室名璵字子璵興陵之孫越王之長子所謂樗軒卽其號也能詩文家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祕等趙侍讀楊禮部雷御史諸公皆推重之漳水野翁者武寧軍節度使鄺瓊之子名權字子輿安陽人故以漳水自稱亦能詩文以門資敘宦不達朝廷高其材明昌初以著作郎召之是兩人者皆尙蘇學士故寶愛其書尤爲至觀其所鑒賞之言蓋可見矣然自海內分裂洛學在南川學在北金之慕蘇亦猶宋之宗程又不止寶愛其書而已嗚呼士異習則國異俗後之論者猶可卽是而考其所尙之正偏毋徒實品評於字畫工拙之間也

跋鄭生琴譜後

宋季言琴學者多宗大理少卿楊公纘纘淳祐中人最知琴一聞琴聲卽能別其古今每恨嵇康遺音久廢與其客毛敏仲徐天民力求索之歷十餘年始得於吳中何仲章家纘因共定調意操凡四百六十有八爲紫霞洞譜一十三卷自時厥後徐之弟子金汝礪復深憂其學不傳乃取纘所未及者五音各出一調一意一操總爲十五名之曰霞外譜而康之遺音至是無餘憾矣東台何君巨濟嘗受學於徐之父子而浦陽鄭生瀛又受學於何君瀛因輯錄手彈者分正外二調爲譜各一卷雖不皆與汝礪所著者合要其源委有自矣近趙魏公

號通音律自謂學琴終身不悟其趣嗚呼琴亦難能也哉瀛尚勉之瀛尚勉之跋耶律文正王送劉陽門詩後

右送劉陽門詩一章中書耶律文正王楚材之所作也王生於金明昌元年庚戌貞祐三年丁亥始歸國朝今詩後寫云庚子之冬則王年已五十一歲其事太祖太宗兩朝亦一十有五年矣然不書曰某年而直題以庚子者蓋是時政尚簡實未有所謂紀元之事也距庚子不過二年而薨矣此蓋其晚年所作字畫尤勁健如鑄鐵所成剛毅之氣至老不衰於此亦可想見陽門諸孫師稷來爲浦江主簿以此卷求題因爲疏其歲月如此若王之大節天下之人皆能誦言之茲不復云

跋葛慶龍九日詩

江乘沈元督道士持草書九日登高古詩一卷謁余詩後不著氏名但題越臺洞主四字道士悵然曰吾愛此卷甚見當世巨儒多叩之鮮有知者聞公素稱該洽願有以識焉予惡足以語此頗記謝先生言越臺洞主名慶龍姓葛氏廬山人久居越中能爲詩詩務出不經人道語甚者鉤棘不可句每客諸公貴人諸公貴人燕饗方樂或爲具紙無間生熟連幅十餘慶龍睥睨其間酒酣落筆颯颯不自止皆鵬騫海怒歛起無際然爲人簡躁喜面道人過一有所忤卽發洩無留隱非知其磊落無他腸多疏之惟嗜聞音樂又不甚解居一室雜懸藥

玉磬鈴醉後自揚扇撼之閉目坐聽殷殷有聲至睡熟扇墮乃罷晚尤落魄依  
王主簿居初越臺有石洞樵獵過者必祝以爲有神慶龍悅之刻己像洞前自  
稱爲飛筆仙人越臺洞主死之日遺言王主簿我死當葬我葬我必於是洞且  
用儀衛鼓吹爲導使樵獵祝我如祝山神慶龍初爲浮屠中更衣道士服晚又  
入儒人莫測其意出語頗涉玄怪恍惚不可辨君子謂其爲詩之仙鬼云今觀  
此卷所作雖雜於幽澀而其奇氣橫發直欲騎日月薄太清視爭工於組織紉  
綴間者不翅猿鶴之於蟲沙有如慶龍何可少也何可少也余故備道謝語書  
而歸之使知慶龍非譟譟媚學輩可及則其不爲慶龍者又可得耶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通祕監何耕道夫之所撰也道夫廣漢  
人故知公治蜀之事爲悉而公之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爲最著紹興中公爲川  
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  
所營至二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賣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  
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  
便餽運繼修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闕錢七百七十八  
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卽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  
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監官錢七萬緡四路

稱提錢十四萬緡爲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總所椿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斂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閬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院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居漢中皆擁強兵自衛勢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恩威並立獨能帖服之如犬羊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能俾財用足橫斂減悍將服其效乃章章如此使久於其職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姦檜得秉鈞軸忌公不附己而竄逐以死悲夫然公之見忌於檜士大夫皆能誦之至於道夫亦爲檜之所忌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爲類省試第一故事榜首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檜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禮部令奏但賜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澹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三十年始召爲倉部郎累遷至祭酒鄉人趙溫叔爲相雅欲相鉤致亦不肯就及溫叔罷蜀人爲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尙肯屈志以附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愧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爲之孰可爲之哉公之子德肖不求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彥淵氏公之九世孫以葉史君昌父所書此冊求題故濂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

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試祕書監之命其秋輒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今以祕書繫銜則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齋俞先生之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儘佳鮮于伯機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冊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併及之

跋匡廬社圖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作描法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二人相向立一人戴黃冠手觸人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修靜也一人斂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被羊裘杖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躡屩摵衣笑指元亮者畢穎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芭蕉林下者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爪豎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仰其手操麈尾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低首作禮而爲貌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一人背披衣行一人持鐵如意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髯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蓮社文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般若臺精舍修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於時者也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

所記異辭也或疑修靜與遠不共時者蓋晉有兩修靜此正世稱簡寂先生也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草菅士大夫往往不仕託爲方外之游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沈溺山林而弗返者夫豈得已哉傳有之羣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跋文履善手帖後

右少保文信公手帖知贛州日六月所發公自爲賈師憲所忌咸淳壬申卽援錢若水例上休致之請明年癸酉紹陵特起公提點湖南刑獄又明年甲戌改知贛州公年始三十有九爾知贛僅踰年當德祐乙亥之秋卽帥勤王之師來赴臨安所謂六月正甲戌之六月也後一年丙子宋亡又二年戊寅公在朝爲王惟義所執又四年壬午公以忠死於燕則國朝至元十九年也距作此帖時蓋九閱寒暑矣丙申春客有以悅生堂蘭亭本求跋者上有師憲題記余因斥去不暇顧未幾胡君忽出此卷相示再拜起觀恍若見寶玉大弓於先王之世諦玩不能釋手於戲善惡之在人心其不可磨滅者如此雖千萬世不易也深可畏哉

跋葉信公五帖後

東陽許仲文以先世所藏西澗先生葉公鎮之五帖示濂濂頗記先生以咸淳壬申除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不拜詔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甲戌

十月改知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又不拜未幾召爲少師太乙宮使今第一帖  
第二帖以少保觀文等入銜則壬申癸酉所遺正許君初權寧海令時也第三  
帖言許君愛人戢暴及薦牘之事雖不知爲何時當在許令蒞官之日計稍後  
於前二帖爾第四帖卽前帖內幅其第五帖先生與弟竹友家書末言許權今  
解印去則最後者也竊惟先生正位台司屢挫權姦直言峻行無讓古人在田  
里時乃獨惓惓於一許令令之神明之政亦能上答先生之知上不傲下下能  
承上雖當宋季其氣象猶非後世所及令之子孫能寶藏五帖於兵燹之餘其  
亦賢者之澤哉令諱元沐號東泉景定壬戌方山京榜擢進士第云

跋俞先輩所述富春子事實後

宋季時有孫君者其先居富春因自呼富春子七歲而病瞽遇異人授以音律  
推五數播五行之術其於萬物始終盛衰恆於音決之周垣未第時坐於觀橋  
市肆厲聲詬僕孫君聞其聲往揖之曰狀元何怒耶周以其給己不答後果擢  
進士第一楊克齋同鄧中山遊虎林會孫君亦至楊戲君曰我何如人孫君曰  
公貴人也曰我食祿乎抑白衣也曰公自慶元初類試調瀘川尉浮沈久之歷  
知晉果二州矣何謂白衣楊大驚復問曰吾祿止是乎或未也曰不久卽遷大  
理少卿再典一大藩卻從方外之士遊耳已而由理官以直寶謨閣知重慶府  
遂主管千秋鴻禧觀以終江子遠舍選出身教授池州負氣好凌人當路惡之

欲誣以罪孫君曰不可子遠雖少未易輕蔑二十年後必秉國鈞也其後言輒驗程吉公集客命孫君次第聽其聲聽已歷指曰此異時朝士也此異時院轄也此異時法從也此異時執政也旁有韋布之士劉姓者聞其語夸笑之孫君曰汝何人乃敢爾耶或曰毋相慢此祕書丞劉公也孫君曰太白山老儒生耳烏能入祕書衆一笑而罷吉公籍記其言無一人差者其神奇往往類此惜乎爲史嵩之所忌謫死遠方今去孫君未百餘年故老凋落殆盡人罕有知其事者伏觀俞先生用中所述猶可見前輩聞見闊肆有非安於寡陋者所可企及如濂不敏於先生無能爲役今因孫君六世孫朝可求題遂以舊聞附於先生論著之後以補其所未足焉若夫孫君所言趙錄已訖王元春典鄉郡李全貢玉柱斧及詐假布囊四事太史氏嘗錄之今不敢瀆告之也孫君名守榮先生謂爲高榮意其筆誤或別有依據云

跋長春子手帖

右長春真人邱公與其弟子宋道安手帖首言吾宗承傳次第非一朝夕者蓋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遼進士劉操操授宋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摶摶授白玉蟾玉蟾授彭相此則世所號南宗者也巖授金之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卽公餘曰譚處端曰劉處元曰王處一曰郝大通曰馬鈺及鈺妻孫不二此則世所號北宗者也

又言全真之名自知明君始者知明嘉之字也咸陽大魏村人凡三易名字初爲中孚允鄉再爲世雄德威合今爲三也大定丁亥閏七月十八日知明抵寧海州鉉之夫婦首師事之遂築室於其南園題曰全真菴四方學者咸集自是凡宗其道者皆號全真道士云又言已至大雪山之陽棲霞之事如何者棲霞觀名也公以興定己卯受詔見我元太祖皇帝於祭蠻國弟子十八大師皆從庚辰二月入燕城辛巳三月踰嶺而北七月至阿不罕山留道安等九人立棲霞觀壬午四月見止大雪山之陽癸未五月辭歸帖言已至雪山則決在壬午歲夏秋所遺也公雖寄迹老子法中而心實欲匡濟斯民天道好生惡殺之言未嘗去口以上簡帝知寵賚優渥金虎玉符照耀林谷亦可謂極外臣之榮矣觀是帖者尙當如天書雲篆改瞻易視毋徒弊弊焉實議於筆墨之間可也

公名處機字通密世居登州初隱崑崙山煙霞洞後主京師長春宮嘗自號曰長春子云

跋三官祠記

右揭文安公所造曲阿三官祠記凡七百有餘言今藏道士白虛顥家虛顥裝潢成卷俾予識其後按漢熹平間漢中有張修爲太平道張角張魯爲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魯爲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

著山上其一蘊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實昉於此也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縱大亦兩間一物爾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稱之爲三是必有其說矣公執文章政柄呼噏一世乃議不及此而鋪張鬼神之情狀一切歸諸道家公之立言誠未易窺測哉虛顚往南陽見著絳帕頭鼓琴焚香者幸以公文問之

跋清源國師所書棲霞碑

唐攝山棲霞寺律大師碑華嚴疏主清涼國師所書也國師越之會稽人飛來山寶林寺實其得度故處今住山同公舊讀裴相國所撰妙覺塔銘而知國師得二王之筆法又聞趙魏公稱國師字畫之妙而知相國之言爲可徵每歎其書罕傳於世今年春出游吳中始從報恩萬歲寺住上人得此墨本歸而刻諸石屬余志於下方謹按國師以大曆三年受詔入內譯經爲潤文大德是年三月二日律師示寂而碑之建在明年三月十二日今去之已五百八十年覩其遺刻法度森嚴神采奮發而國師之德容猶可藉是想見也國師世壽百有二書此時甫三十有一或者妄計其晚歲安住毘盧華藏必不復作如是游戲事余竊不敢謂然法身大士應化人間於一毫端現諸萬象卷舒無礙寂用常如塵心交入無非法果覽者毋徒弊弊焉索之於形迹之間庶幾目擊而道存也

跋法華經

烏傷溪上有一居士傳姓權名欲報母德無以自效一旦思惟如妙法華寶經中王至誠歸依當得分願乃筆成卷乃鳩衆緣鏤於文梓用廣流通無相居士驩喜讚歎爲說偈曰

如來三輪不思議五時演說度迷情惟此法華真正門獨能廢權而立實四味之麤皆已盡一乘之妙乃圓融從茲無二亦無三是則名爲最上乘若曰小大不相卽不識何以攝羣機欲暢如來之本懷舍此莫求真實義粵自三譯來震旦塔廟在在放光明譬如日月行中天不分淨穢皆照了須知不假身外求心佛衆生元不別常境如如本無相當智寂寂亦無緣三觀三諦皆現前不分後先與中外居士欲報慈母德繕書入梓以流通一一毫端現諸佛熾然說法徧十方見聞無不起信心共入毘盧藏海

跋金剛經後

先佛所說大部般若合六百卷凡四處一十六會而此金剛經實當第二處第九會第五百七十七卷姚秦鳩摩羅什始用華言翻定元魏菩提流支陳真諦隨笈多唐玄奘義淨相繼各有所譯號爲六家唯什本詳略適中甚得義趣而梁蕭統復分第爲三十二故今特盛行於世其二十一分增多六十二字卽非什本而後人據五譯以鈔入之爾世之名僧達賢銓釋此經始且百家獨無著天親二論師配一十八住斷二十七疑允合先佛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濂欲據

之作集解一部病於烽火未息志莫能遂因繕錄成卷寘巾箱中朝夕玩繹庶  
幾了空名相洞明覺地他日於一毫端現諸萬象破種種迷成種種智尙未爲  
晚也

跋戒環師首楞嚴經解後

首楞嚴經其立題凡三一名編如海妙蓮華王十方佛母一名悉怛多般怛囉  
無上寶印清淨海眼灌頂章句合今題而爲三其本指則五以人法爲名常住  
真心爲體圓通妙家爲宗返妄歸真爲用上妙醍醐爲教大槩欲使衆生開圓  
解立圓行登圓位證圓果而已若稽其何時所說其在法華開權顯實之後涅  
槃扶律談常之前乎蓋波斯琉璃之異代持地耶輸之所證左右參驗誠足取  
信所以長水璿孤山圓長慶巘泐潭月諸師號爲科判名家未敢有易斯說者  
予在虎林見五臺沙門善攝解本獨判楞嚴在槃若之後法華之前心雖奇其  
說而頗意其爲一人之私言今觀溫陵戒環師所論正與善攝同其謂阿難旣  
於法華諸漏已盡不應於楞嚴未盡諸漏而經中言最後垂範實楞嚴法會之  
最後非臨滅之最後者尤發善攝之所未發余竊自歎玄理之在人心雖南北  
之殊風土頗異而其不隨物以變遷者未嘗不同惜余儒家者流弗悟健相分  
別之理無以知其孰淺而孰深也謹用識其立題本旨及異同之說於卷末具  
金剛觀察智者當能有以決之

皇太子受玉冊頌

至正十五年春三月丁亥朔越八日甲午皇帝命太尉汪家奴持節授皇太子  
玉冊及冕服九旒在廷臣鄰莫不駿奔東朝恭行大禮越一日乙未復詣大明  
殿俯伏拜舞舉觴上千萬歲壽百僚具欣無間小大僉曰我太祖聖武皇帝茂  
昭寶訓預建冢嫡嗣服繼統累葉上承靈貺罔敢或違今我皇帝春秋方殷卽  
定元良以紹隆丕構其神謨睿斷與雷霆同其英烈山嶽同其雄高河海同其  
幽深求之前古夐無與比於乎感哉然以萬國至衆王器至重豫定則治否則  
亂治亂所關不翅一反掌之易布在方策蓋可覩已奈何爲人上者不爾之思  
禍亂相尋有不忍言惟我皇帝聖神文武與天同運而不以四海自私惟皇太  
子剛果溫文與聖合德而足膺主鬯之寄明兩作離照耀無窮對越天地之耿  
光丕承祖宗之休烈是可以無愧者矣易曰主器莫若長子記曰一人元良萬  
國以正其是之謂乎臣濂遐方賤士躬聞大慶不敢喑無聲歌謹遵詩人美盛  
德之義而作頌曰

皇明御寓圖治靡寧邦本旣建萬國以正仰瞻紫微中居帝座前星煌煌厥象  
斯著聖人法天夙夜弗違爰升上嗣以弼大基春日載陽淳雷出震龜協筮從  
降茲大訓乃勅近臣持節而馳錫以玉冊冕服九旒帝曰休哉神器甚重繼體  
之思朕敢不悚汝宜敬事勿懈益恭服茲寵嘉祗謁太宮勿謂天高徵應甚速